

申田著

閭排長 磁縣收乾兒

——平漢自衛戰故事之一——



行發店書舊經

116
I206.8
47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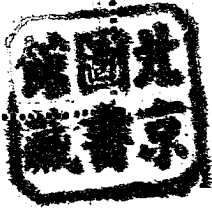
闕排長磁縣收乾兒

——平漢自衛戰故事之一——



3 1764 2985 4

張...行發店書奮新



閭排長磁縣收乾兒

申田著

磁縣城東北三十里，有個村子，名叫花營。這村子靠着平漢鐵道，有二百來戶人家。村上有個姓楊的老太太，今年已經七十歲了。因為出身貧苦，經常勞動，所以頭髮雖白，身體却還輕健。這老太太生有兩個兒子，統已娶過媳婦。還有一個七八歲的小孫孫，取名小子子。一家十幾口人，種田地，作買賣，夠吃夠穿。一年光景還免強過得。

自從國民黨軍隊渡過漳河以後，村子裏就亂起來了，老百姓們都紛紛囑囑的鬧着要搬家。這消息傳到老太太的耳朵裏，也着實有點慌起來。這一天，老太太正在院裏閒坐，隣家的趙大嫂慌慌張張的走進來，對她說：「婆婆呀，紅軍快要來啦！聽我家大伯說，紅軍捉住老百姓，不是砍頭，就是活埋，牲口牽去殺吃，抓住婦女就精踏，比鬼子還厲害，可怕着哩。咱們趕快搬家吧！」楊老太太聽了這話，嚇得瑟瑟發抖，一時沒了主意。她對大嫂說：「大嫂呀，咱一沒親，二沒眷，叫上那兒去呢？」趙大嫂說：「大家逃難吧，那說什麼有親沒親。我家大伯說來，要逃就向東邊逃，那兒住的南軍，待人可好呢，不打又不罵，沒米吃的窮家還發糧食。明天我們馬上就走，你家要是也走的話，趕快收拾收拾吧，這可不是打要哩！」說罷，匆匆的走了。

楊老太太等大嫂一走，不敢延遲，馬上招呼兒子媳婦收拾行李。全家七手八腳的把衣服手飾打成包裹，白麵烤成乾糧，家具什物都打點在一個屋子裏，一家人忙忙碌碌，從晌午一直鬧到天黑。眼看收拾得差不多了，老太太屋裏外照看了一遍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想到明天就要離開這一輩子辛苦掙扎起來的家業，跟着大夥逃難去，又不知逃到啥為止，不由得撲簌簌的掉下淚來，心頭好比刀割的一樣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忽見二小子清雲慌慌忙忙的走進來，面色都有點變了。他說：『娘，可糟糕啦，村子裏來了八路軍，都是穿的灰布軍衣，擠得街上滿滿的，他們說是八路軍，從西邊開來的。娘！八路軍就是紅軍，咱們恐怕走不成啦！』楊老太太一聽說有隊伍來，早就嚇慌了手脚，趕快拉着兩個媳婦，把他們藏到一架大櫃背後，把孫子藏到大缸裏，打點兩個兒子也藏好了，把門落了鎖。這才裝作沒事的樣子走出院來支應軍隊。

老太太剛走到大門口，只見隊伍已經進來了，笑笑嘻嘻的向老太太打招呼。老太太笑着說：『老總們辛苦了，我來燒點水給大家喝。』只見一個高大個子的兵，笑着向她擺一擺手說：『老太太，不用忙，咱們是八路軍，今天要在你家借住一夜，要來麻煩你們一宿。』老太太也笑着說：『好說了，麻煩啥，這兒有兩間空房子，你們住吧！』說了，把隊伍引到西邊的兩間平房裏。打開門，只見裏面亂七八糟的堆得滿是什物，骯髒得厲害。老太太拿着掃帚來打掃，被那個高個子兵一把奪了過去，他說：『老太太，你年紀大了，可不能累着了，我們人多，自己來掃吧！』說完，就招呼其他的戰士打掃起來。

這高個子兵，原來是八路軍十九團的一個排長，名叫閻鳳成，河北人，今年二十七

閻排長引着兩個班在老太太的院裏住。看見老太太忙忙碌碌的招呼他們，心裏實在過不去，馬上，把老太太拉到院裏，同她攀談起來。閻排長和和氣氣的問老太太說：『老太太，你家有幾口人？』老太太說：『有十來個。』『有幾個小子？』『有兩個，都走親戚去啦！』『有孫子沒有？』『有一個，跟他娘住娘家去啦，都不在家，只我老婆一個人在家看門。』閻排長哈哈大笑說：『老太太真是好福氣呀！有兒有孫，真是子孫滿堂。』老太太也笑起來了，他們兩人慢慢的談開了。你問我答的談得很有勁。談了一陣，閻排長最後對老太太說：『老太太，不用怕，你們該吃的吃，該喝的喝，該做啥還做啥，咱八路軍永不欺侮老百姓。你儘管放心好了。』說完，跑進自己的家裏去了。

老太太走到廚房裏去燒晚飯，一邊燒火，一邊心裏覺得很奇怪。他想，這兵真是和氣呀，不像趙大嫂說的那樣怕人，我一輩子見的兵也不算少，這的且不說，近年來在馬頭鎮住的黃兵，嗨，不能提，嘴裏噁哩咕嚕的像惡神一樣，真是害怕。住的黑兵也一樣嗎，一說三瞪眼，動不動就打人，今番來的兵看來怪不錯。老太太心裏有點迷惑了。過了一會兒，她輕輕的嘆了一口氣：『唉！隊伍上那裏就沒個把好人？不過一總說來，天下的烏鴉可是一般黑。』她立起身來，偷偷的把飯送到北房裏，安排子媳們吃了，又安慰了他們一陣，這才懶洋洋的捧着一碗米湯，走到西屋裏來。

老太太走到西屋裏，只見那屋裏已經收拾得乾乾淨淨，簡直不像自己的家了，牆壁上，齊整整的掛了一路掛包，在門口靠牆，齊齊的放着一排步槍，那些兵正在鋪炕摺衣，嘻嘻哈哈的滿屋裏盡是笑聲。那個高個子兵，正拿掃帚在掃垃圾，染得滿身是灰。老太

太太碗送到他的面前，笑笑說：『老總，辛苦了，喝碗米湯罷！』閻排長連忙丟掉掃帚，向老太太謝謝說：『老太太，我剛吃飯，你自己喝吧。』老太太又問別的兵，他們都笑嘻嘻的謝絕了。

老太太回到自己的房裏，心裏更加詫異，他感覺這個高個子兵不錯，那十幾個兵也不壞啊，都是十八九歲的年輕人，一個個眉開眼笑的頂和氣，面孔上看沒有一點兇相，叫他們喝碗米湯，他們高低不喝，比親戚朋友還客氣。要是往常年那些穿黑衣的兵，請他吃麵條還嫌沒肉哩。這隊伍看起來就是不錯。他正想得入神，忽聽得院裏有喊排長的聲音。老太太從門縫裏向外張張，只見出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那個高個子兵。他越發奇怪了，原來他就是排長，怎麼不穿牛皮鞋，還自己動手掃地，一點官架子也沒有呢？老太太越想越覺得新奇了。

當天晚上，老太太一夜沒有睡着，她一忽兒側着耳朵聽聽，一忽兒又爬起來看看！她怕隊伍住在家裏，半夜裏出什麼亂子，只聽得西屋裏呼呼的只是打鼾，並沒有半點動靜。

第二天早起，趙大嫂又來找老太太了，她在門口低聲問老太太：『婆婆！收拾好了沒有，聽人說，今天就要開火哩，咱們這裏是火綫，危險得很。東邊的閻家淺，南軍已經住上了，那裏頂和平。咱今天晚上就要搬哩，你到底去不去？』老太太聽了這話，心裏疑惑不定，她說：『看這隊伍還不壞吶，說話很和氣，一夜和平平的並沒出啥亂子，要走了，咱家裏這些東西叫誰照管？』趙大嫂埋怨說：『婆婆，你就是耳朵根軟，沒主見。誰家的隊伍剛來，不是說得好聽？住長了，就要壞事哩。要走還是趕快走

罷！不要錯打了算盤」兩個老太太在門口嘵嘵喧喧的說了半天，引起了閻排長的注意，閻排長等請大嫂一走，又與老太太拉起話來。這閻排長雖是個老當兵，却是最會說話，老太太本是個收生婆，也是能說會道的，兩人却是一搭一當，講東講西，有說有笑。這會談話，老太太着實留了神，他同當官的講話還是第一次，他細細的看看閻排長的神氣，真是笑瞇瞇的一團和氣，看不出一點惡意，心也就放了一半，閻排長慢慢把話頭引到趙大嫂身上來，他問：「老太太，剛才你同那老太太咧咧喳喳的講些啥？」老太太一時答不上來，吞吞吐吐的說：「沒說啥，說些閒話罷哩。」閻排長笑笑說：「老太太，你也會哄人，我早已聽到了，你說了又怕個啥。」老太太不好意思的說：「沒說啥，她說叫我去逃難」閻排長心裏竄了一下，知道內中別有道理，就假裝奇怪的問：「在家好好的又逃什麼難？打算逃那去？」老太太知道瞞不住了，就直說出來：「大嫂說閻家淺那裏住的南軍好，叫往那裏逃呢。」閻排長一聽這話，按不住心頭冒火，馬上拍拍胸脯對老太太說：「老太太，你不用聽她話，那是壞好造謠，你在家裏住着，我保你的險，要是沒了一頭牛，我賠你一頭驢，要是誰調戲你家婦女，我馬上把他槍斃，若是我說的話不算話，我就是漢奸，你唾我的臉，把屎撥在我臉上。」老太太聽得閻排長這樣口氣，心裏完全放開了，她說：「我們一家全憑官長照顧，要是我家得以平和度過，我來世做牛做馬也要報答你，說罷，灣下腰去想叩頭。」閻排長扶住大笑說：「這是那裏話，八路軍統統一樣，咱八路軍就是老百姓的隊伍，專為保護老百姓的，我們從來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。」接着閻排長又把南軍如何如何糟踏老百姓，舉了許多實際例子，說了半天，兩人也就分開了，閻排長一走，老太太閒着沒事，到西屋裏瞧瞧，那些戰士們都來問

長間短，跟她談天說地，她越覺得這隊伍好，慢慢也就不想走了，趙大嫂又來邀了她兩次，老太太都婉言拒絕了。天剛黑的時候，老太太送趙大嫂一夥人去逃難，叮囑了一番就回來了，他的大小兒子，也都從屋子裏鑽出來了。

吃過晚飯以後，閻排長接到連裏的命令說：『今天晚上要出動，每個排動員兩個民夫，準備引路。閻排長接到了命令，馬上叫七八兩班班長去執行。那八班長王占德，住在隔壁院裏，本想去動員他的房東，誰知那家房東的小子，在隊伍沒來之前就已經走掉了，只剩下老太太一個人在家看門。八班長沒法，就到街上去找。他一出門，剛剛碰着楊老太太的二小子楊清云走出門來。八班長馬上把他叫住，來說服半強制的把他動員走了，這消息一傳到老太太耳朵裏說是兒子被老兵抓走，好比晴天裏來了個霹靂，不由得號陶大哭起來。使老太太傷心的還有一個原因，原來她的大媳婦，今天正生孩子，因為大砲響得厲害，竟把她嚇昏過去了，幸得閻排長主意好，叫她趕快救治，喊了半天，剛剛醒過來。如今又碰到了這件事情，老太太心想好命苦呀！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人原說不能憑信一面之詞，這隊伍白天看來還好，一到黑夜，可又變臉啦，唉！我真是個老糊塗，要早聽了趙大嫂的話，也就不至于出這麼多的亂子。』她一邊哭，一邊訴怨，引得兩屋裏的戰士都來問訊。老太太要求閻排長想法，閻排長不知是那連動員去的，也無計可施，只能耐心向她解釋。老太太那裏聽在耳朵裏，反而越哭越傷心起來。哭了半天，老太太走到神座面前，嘆的跪下，叩了幾個頭，默默的禱告兒子平安回來。她的媳婦閻女，也一齊啜啜嗚嗚的哭了起來。老太太想，事到如今，保留命根子要緊，那個軍官不為財？只好破費點錢財了。他抖擻擻的從神前立起來，摸出那放錢的小本箱

拿出一疊鈔票來，湊着油燈數了又數，點了又點，撲簌簌的眼淚，從她那皺紋滿面的臉上落到票子上。她咬着牙，約摸拿出一千來塊錢，攏在衣袖裏，一步一跌的去找八班長。

他走進隔壁院子，看見清云正與八班長在拉話，並沒有用繩捆綁，這才略略放了心。她走進屋裏四面一照，見沒有別的人，就向八班長哀求說：『老總，你放了我孩吧。我就這一個小子，有病，走不動路。』她一邊說，一邊從衣袖裏透出票子的頭來，塞到八班長的手裏說：『官長，你拿着當個零錢花吧！』一點點小意思。『八班長低下頭去一看，見是一大疊鈔票，嚇得倒退了两步，連忙說：『這……這……這那裏話，八路軍就不行這一套。』老太太當他假客氣，扭着一定要他收，硬把鈔票塞到他的口袋裏，八班長拚命的把老太太的手推開，急得說：『你不是要我的命，我收了你的錢，今天就得槍斃。』老太太見他說得如此厲害，也就不敢硬塞，八班長向他解釋說：『八路軍爲了搭救老百姓，才出來當兵的，我們不比別的隊伍，就不愛錢，我們叫你小子來，只是引路，一會兒就可以回去的，他如果真有病，老太太可以領回去，我們再去別處找別人好了。』老太太聽了這番話，感激得掉下淚來說：『官長，這真是報答不盡了。』老太太正想領清云走，忽見一個兵來叫八班長，說排長叫他有話說，老太太一看，認得是自己院裏住的，他想：『真是強將手下無弱兵，原來這位官長，就是那團排長管的，』她領着清云回到家裏。一等團排長談完話，就高高興興的向團排長說：『排長我家清云回來啦，原來就是剛才來的那個官長帶去的，這官長真和氣，真是個好人。』說得團排長同戰士都哈哈的笑起來，楊清云一定要同排長睡在一起，他怕別的隊伍又把他抓了去，老太太也說：『讓我孩跟你睡吧！』交托給你我也放心，你是我家救命的大恩人，』她到家拿出一大包紙

煙來，一定要分給戰士們吃，戰士們一定不要，又是推讓了半天，結果每人吸了二支才算了事。

老太太感覺八路軍既不受她的錢，又不吸她的煙，心裏實在過不去，總好像有莫大的恩典沒有報答似的。她看一看那些兵，都是十七八歲的青年，一個個長得又結實，又穩當，心裏實在有說不出的感動，她摸摸青年戰士楊角友的前頭，慈愛的問：『你是那裏人，今年幾歲了？』楊角友說：『老太太，我家在山西，離這裏遠着呢，我今年十八歲，家裏有爹，也有娘，還有兄弟姊妹，他們可歡喜我哩！』老太太真是感動極了，她說：『你們家裏有吃有喝，好生生的爲啥還要當兵？』楊角友說：『老太太，可不是這樣說，咱們都是自願當兵的，咱們的爹娘也願意，頑固軍隊要來佔咱的地方，來糟踏咱老百姓，要是大家不起來把他消滅，咱們大家都活不成。』老太太點頭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：『唉！不管怎樣，求得和平平過日子就好。』夜深了，老太太回到北房裏，反來覆去睡不着，心裏重重的像有一塊大石頭壓着，總好像有莫大的恩典沒有報答似的。

第三天早上，早飯已經吃過，戰士都到街上閒逛去了，閻排長一個人正在家裏洗臉，忽見老太太領着她的小孫子小子子，走進屋裏來，老太太一踏進門，馬上對小子子說：『趕快向排長叩個頭，這是你的乾爹，』小子子很伶俐的馬上伏到地上叩了三個頭，叩了一聲爹，這突如其來的舉動，直把個閻排長慌得手足無措，把臉都漲紅了。也來不及擦臉，慌忙踏進一步，把小子子一把拉起來說：『這……這是怎麼回事，八路軍就不行這一套。』老太太說：『你是我家救命大恩人，我家的媳婦小子子都憑你救啦，給你錢，錢不要，給你煙，煙不要，叫我心裏實在下不去，這下我才心平呢。』閻排長說：『啊！這錢

得什麼，八路軍統是一樣，過幾天你就知道了，你看吧。」老太太笑着說：「真是，八路軍都是一夥好人，我一輩子還沒見過這樣的好隊伍。」談了幾句，閻排長怕戰士們進來看見笑話他，趕快紅着臉和太太出院來，一路叮囑老太太仍然叫他排長，不要叫別的稱呼，老太太也答應了，這一天老太太忙忙碌碌的招呼大家，就完全像一家人一樣了。

這天夜裏，閻排長領隊伍作戰去了，老太太聽說要去打仗，趕快拿出十幾個饅頭來，塞到戰士們的口袋裏，千叮囑萬叮囑，又遠遠的送到村外，才一步一拐的走回來。老太太一走進院子，院子裏靜悄悄的一點聲息也沒有，半邊月亮，淡淡的照在牆上，好像走進了好幾年沒人住的廟宇一樣，老太太心裏不由得一陣心酸，眼睛裏淌下淚來，她摸牆房裏，一閉上眼睛，閻排長和那夥青年戰士的面孔，立刻從她的腦子裏跳出來，活像一根根繩索緊緊的絞住了她的心，她想：「打仗，就要死人哪，可惜了這夥好人啦，他們還是那麼年輕呀！要是他們還有點長短，他們的爹娘，可不知要怎樣斷肝斷腸哩！」她越想越睡不着，只聽得南邊零零落落的槍聲慢慢的響起來了，越響越大，後來竟像下冰雹一樣嘩啦啦的吼叫着，子彈咻咻的打平房上飛過，轟隆隆的炸彈，震得牆壁都動搖了，打仗，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啊！老太太一閉眼，彷彿閻排長中子彈掛彩了，又彷彿那個青年的戰士倒在泥土裏了，流得滿身是血，在哼哼的哭水喝呢！老太太越想越可怕，再也睡不着了，他一骨碌從炕上爬起來，點起三支香，插到紙碼前面的香爐裏，她誠心誠意的跪到菩薩面前，叩了三個頭，默默的向菩薩禱告起來：「菩薩啊！保佑我們的排長吧！小子他乾爹，保佑他不要中了子彈，菩薩啊！保佑那些年輕的兵吧！他們都是好

人哪，他們的爹娘在家裏哭着哩，千萬不讓他們受了傷，菩薩啊！保佑他們打勝仗吧！讓他們早早打勝了回來吧！保佑他們早點回來啊！」老太太一路禱苦一路念佛，心裏一陣陣的發着跳，槍聲砲聲越緊，他的心跳得越快，念佛的聲音也就越大越快起來，小子從睡夢中醒來了，他喊着：「奶奶你還沒有睡，睡吧！」老太太走上前摸摸小子的頭，安慰他說：「好寶貝，睡吧！我求求菩薩保佑你乾爹打勝仗哩！」小子說：「奶奶，咱家住的隊伍可好哩，一個個笑嘻嘻的頂和氣，他們給我吃蒸饅，吃餅，還抱我哩，奶奶我明天還要和他們要。」老太太說：「是啊！這夥人不該死的，他們會打勝仗，菩薩一定保佑他們，明天，他們一定會安生生的回來的，你好好的睡罷。」說完，老太太把小子的被子重新蓋了蓋，重又回到菩薩面前念起佛來，也不知念了多少時候，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

第二天白天，閻排長仍然在陣地裏堅持作戰，沒有回來，老太太癱癱的在村口望着南方，想看看他們的影子，可是，從火線上回來的兵士儘多，就單單看不見閻排長同他的戰士，担架隊從前線運下一個傷兵，她就走上去看看，可是面貌都很生疏，也沒見他們一個，老太太與焦得什麼似的，她到四街路口，土地廟裏去燒香許願，整整一天沒有休息。

天大黑的時候，閻排長領着戰士回來了，他們推推老太太的門，大門關得緊緊的，閻排長敲着門喊着：「老太太，我們回來啦，開門吧，」他一天一夜沒有喝水，嗓子嘶啞了，老太太躲在門背後靜靜的聽着，聽聽不像閻排長的聲音，她不敢開門，戰士說：「讓我跳到院裏去吧！」閻排長連忙搖手，千萬不要嚇着了他們，他走到八班住的院

裏，勸員那個老太太來叫門，那老太太在門縫裏輕輕的喊：『大嫂，開門吧！是小于子家乾爹回來啦！』老太太才把門打開，又在閻排長的臉上看了半天，她自言自語的說：『面孔倒像，怎麼聲音變了？』閻排長說：『我一天一夜沒有喝水，嗓子喊啞了，你不信，看看後面，老太太向後一望，一個個的都是熟人，她發瘋似的喊起來：『啊，真是你們回來啦，想得我好苦啊！』她高興得一個個的摸着戰士的衣服說：『統不礙事吧！阿彌陀佛，說完，馬上奔到院子裏，高聲喊着：『清云家，快出來，同志們回來啦，快挖一盆麵，桿麵條給同志們吃。』全家人都從屋裏擁出來，問候了一陣，都七手八腳的動作起來，不一會，熱騰騰的麵條每個戰士手裏送了一碗，在閻排長的碗裏還多加了兩個雞蛋。老太太拉着閻排長到北房裏，只見桌上的香還在冒煙，老太太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：『可把我愁毀啦，他們都沒有啥吧！』閻排長說：『還好，一個掛彩的也沒有。』老太太拍手拍脚的大笑說：『菩薩真有靈啊！我替你們求了一天一夜，還許了一台戲，好，好，一台戲總算沒有白許了。』閻排長肚子裏好笑，心想：『這與神有什麼相干？』口裏却答應着：『果真真有靈，果真真有靈，真是難爲了老太太，怪道我見你眼圈都腫了，今天可以好好的睡一夜。』老太太興奮得不想睡了，她一五一十的訴說她昨夜的經過，心裏話就像黃河決口一樣的講不完。

第五天早飯以後，閻排長正在家裏閒坐，忽見老太太又搖搖擺擺的走來了，她裂開着乾瘦的嘴滿面笑容，心裏真不知有多大喜事似的，她一見閻排長，馬上拍手拍脚的大笑起來，怎麼制也制不住，這又弄得閻排長莫明其妙起來，笑了半天，方才勉強壓制下來，她說：『排長，你知道，那天向閻家淺逃難的趙大嫂回來哩。』閻排長說：『好呀！回來

該不是好咧。『老太太說：『好咧！該不就是不好咧。』閻排長詔異說：『又有什麼不好？』老太太用嘴湊到閻排長的耳朵邊，輕聲的說：『趙大嫂因他的媳婦閻女都被南軍糟踏壞啦，現在坐在街上，沒有臉回家哩。』閻排長說：『竟有這麼回事？那裏不是還在打仗，怎麼能夠回來呢？』老太太說：『閻家淺昨天黑夜給咱八路軍攻下來啦，咳！南軍可壞咧，把老婆老漢關在一屋，年輕媳婦關在一屋，又糟踏，又不給飯吃，趙大嫂餓了一天一夜，帶去的東西一齊搶光啦，臨了，南軍還把房子點着火，頭髮都燒啦，要不是咱八路軍去得快，連命都送了，你看怕不怕。』老太太一邊談，一邊連連搖頭，閻排長也被她說得汗毛直豎，閻排長說：『如今這老婆在那裏，咱去看看。』老太太說：『正在街上坐着，人可多咧，我引你去看。』閻排長跟着老太太，急忽忽的奔到街口，只見好幾個老太太都在那裏哭，四面圍了一大羣人，她們的頭髮都已經燒脫，面孔燒得焦黑，有幾個嚇得瘋瘋顛顛的連嗓子都啞了，趙大嫂抱着一個小孩低着頭一聲不響，人們都在紛紛的詢問她們的受難經過，一個老太太說：『可怕得哩，那隊伍一個個都像煞神一樣的，一開口就是罵，一動手就是打，永不見一個好嘴臉，他們一到村裏，就把老百姓攆到院子裏，把房子一齊佔了，家裏的東西，翻得亂七八糟，我家老汗說了一句話，就給他們打了兩巴掌，打得跌在地上，嘴裏流了血。』又一個說：『我家的糧食統給他們搶光啦，我們餓了兩三天，餓得實在頂不住，這小孫孫，去拿了他們一個饅頭，就被一個高個子的南軍踢了一腳，頭上踢了一個大疙瘩，連哭也不敢哭一聲。』一邊說一邊指指抱在懷裏的小孫孫頭上的大青塊，那七八歲的小孩嚇得呆肫肫的正在發楞，一個坐在壁角裏四十來歲的老太太正哭得傷心，大家都去問她，她一壁哭一壁說：『我：我家：家的老汗：打死啦！』小子呢？

有認識她的老鄉問：『小小：子抓：抓走啦！』『媳婦怎麼不見來？』『媳婦……』說到傷心的地方，老太太制不住哇的一聲大哭起來。『都完啦呀！一家五口就丟了我一個了呀！叫我怎活呀！我的命苦呀！』她拍手拍腳的大哭大罵：『天殺的南軍呀！恁地傷天害理呀！都要千刀萬剮不得好死呀！老天爺有眼呀！』她越哭越傷心，把周圍的人都感動了，幾個受難的老汗低頭嘆氣的說：『沒法提，沒法提。』觀看的老汗們都一邊搖頭一邊說：『這世道，這世道，唉！』觀看的老婆們都用衣角來擦眼淚，一個長鬍子老汗用右腳在地上重重的蹬了兩腳，咬牙切齒的說：『這：這……這算什麼世界。』所有圍看的軍隊也都感動的喊着：『非堅決消滅這狗×的不興。』有好多戰士都紛紛到廚房裏去拿出饅頭來分給難民吃，用好話安慰他們。

難民們抑制了自己的悲哀，繼續說：『要是八路軍晚來一步呀，我們早完啦，我們被狗×的滿滿的關了一屋，氣都沒法出，狗×的又燒起火來，房已經點着啦，八路軍從平房上跳下來，踢開門，一個個把我們從火裏背出來，那個營長把背着的乾糧分給我們吃，他說：『你們快往西邊跑，那裏安全，我們就都來啦。』』于是一夥戰士就問：『老鄉，南軍好還是八路軍好？』受難的老鄉說：『眼前看，當然八路軍好呀！』一羣圍着的老鄉齊聲說：『嗨，這還有啥說的，當然八路軍好，同志們在這裏住着，一根線也不拿老百姓的，一天笑咪咪的可好哩！』於是老鄉們把八路軍如何如何好，如何如何好的向難民介紹了半天，難民們都說：『早先那裏知道，現在心裏才明白啦。』談了半天，大家慢慢散了。

閻排長同老太太一起回到家裏，老太太感動得說不出話來，馬上烙出一大疊餅來添

到西房裏，拚命塞到戰士們手裏，她說：『吃一張餅算個啥，要不碰到同志們呀！我今天還不知死活哩。』

就在這天晚上，隊伍要向南開了，老太太一聽到這個消息，就慌了手脚，要想準備些什麼也來不及了，她想到閻排長還穿着單褲，怕他受了凍，趕快把他叫到北房裏，從箱子裏拿出一件毛衣來，一定要送給閻排長穿，閻排長不肯受，她同小子清雲硬把閻排長的棉衣剝下，替他把毛衣穿上，這才囑咐說：『你要好好的看待那些年輕人啊！他們都年輕呢！還不懂啥哩，一時有點錯處，千萬不要打他們，他們的爹娘要知道，可要心痛哩！』閻排長一一答應了，老太太這才放心的奔到院裏，摸摸那些青年戰士的棉衣說：『你們要好好聽班長排長的吩咐啊！早晚穿得暖和一點，別着了涼。』戰士們都說：『對！對！排長叫我們幹啥，我們就幹啥，早晚多穿兩件衣服。』老太太這才笑咪咪的放了手。

隊伍出發了，老太太一家老小都送到村外，老太太對閻排長說：『你們一定會打勝仗，菩薩一定保佑你們，我已經向老爺爺許下一台戲哩。』打勝了千萬回來看看咱。閻排長不敢笑，隨和着說：『對！應了老太太的話就好，我們一定會把南軍消滅的，打勝了再回來看你。』

老太太立在村口，望着軍隊向南移動，直到看不見為止。

國標長

磁縣收乾兒

——平漢自衛戰故事之一——

著者 申 田

出版 稻齋書店

發行 稻齋書店

定價 五 元

一九四五・十二

82
506060
91



定價
五元